

虛實交織的迷離身世 王安憶的〈紀實與虛構〉



吳妮民/醫學96級

被評論家王德威譽為「海派作家，又見傳人」的大陸作家王安憶，近年來在台灣文壇屢有作品出版。和莫言、張煒、蘇童等等並列為大陸最重要中生代小說家的她，筆下寫上海、寫女性，因此常被拿來和已故的上海作家張愛玲相提並論。和張愛玲不同的，除了張派故有的蒼涼悲懷在她作品中淡化了些外，王安憶更發揮她細緻綿密的寫法，鋪陳了許許多多自張離去後的上海圖像，讀者由此得見，上海人在經歷過一番興興轟轟的時代改換後，被培養出來的精刮、自保又踏實的市井生活。

和後來的〈長恨歌〉、〈妹頭〉和〈富萍〉中細膩描寫各年齡層女主人公略有不同的是，這本〈紀實與虛構〉的女主角便是王安憶本身。在書中，她以自我的成長歷程為經，追尋祖先一路血脈為緯，串構成一部散文體例的小說。至於為什麼要這樣書寫？她在序中自承，有一段時間實在是沒有材料可寫了，甚至到了要帶著記事本跑到鎮上調解所裡，等來此協調糾紛的人們「說故事」的程度。後來她動念一想，如果把她所處的時空中的交又位置拆開，是否可以分出一條她在上海這城市成長的橫線，以及一條自遠古流傳至今的縱線？一經一緯，合併了家族史與成長史，這

樣，似乎就可以搭建出一個還不錯的架構出來了罷。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在本書的單數章節中，作者從她們家是如何在她小時候成為上海的「外來戶」開始寫起；而雙數章裡，作者執意要建構出一個家族神話，於是我們的眼光被作者帶到千年以前的北方大漠，由此娓娓述說曲折迷離的遷移故事。然後到了最終章，已經長大成人的作者親自前往她外婆離開的江南水鄉茹家灣，為祖先這一趟耗時千年動盪旅程的落腳處及外婆心中掛念的故鄉做一個關鍵性的連結。至此，作者的成長和家族溯源像大河匯流一般，合而為一。

總的來說，單數章的上海生活史裡，寫的是「孤獨」，不僅是她自身在上海與這城市相處的孤獨，更包括她母親、她的家庭在上海裡的一種邊緣地位。她說，自己是坐在火車上的一個痰盂進了上海的，在這城市裡，她們始終不和別人發生關聯，走動的人也很少，這完全因為她們是「外來戶」的關係，同時她的母親也因為自己的革命同志身份，從小就自動侷限了她們與城市中其他人的互動。而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作者，生命的各部分自然而然地便因此有了和別人不同的景觀，舉凡人際關係，感情，對自身價值觀的省思，再間雜以對上海細

從「真實的經驗」到「虛構的」《紀實與虛構》

縫中平民生活的瑣碎書寫，作者在這裡如記流水帳般暢快淋漓，是為書中一景。

然而從第二章開始抽絲剝繭起的家族史中，我們便可窺看到作者的野心。在這雙數章中，作者大量使用後設手法，意即，她不時地以作者身份跳出來，提醒讀者她的企圖：她就是要靠著少數的線索，拼湊想像出一幅宏大的家族地圖（無論歷史或地理）。這個所謂的家族，她不以父系的姓為線索，卻以母親的「茹」姓做為開啟想像的鑰匙。依我的推測，作者做這樣的選擇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外婆曾經口傳過母親她們是從江南的茹家遷出來的，二是因為茹是個稀有的姓，無論如何，在史籍中搜尋「茹」姓資料總比過濾「王」姓來得方便的多。依據這兩點，以及作者查到的故事起點「蠕蠕入中國為茹氏」（此處的蠕蠕即為古時中國北方的少數民族柔然），我們於是跟著作者展開一場縱貫中國的虛構尋根之旅。

然而，作者事先聲明了，這整本書根本是一個「虛構」，它的來源一半是資料性的（古籍裡的茹姓

線索），另一半是經驗性的。以經驗性材料（如上海生活）構建的那部分給人以一種「紀實」的假象，其實一律是虛構，與回憶錄無關。由此我們跌進了一團五里霧究竟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作者一書雙關，先給讀者一種「家族史虛構，成長史紀實」的印象，再給我們「小說虛構，生活經驗紀實」的看法。我想，這本書亦能算是一個小說家自我辯證「小說」意義的作品，在王的另一本書《小說家的十三堂課》（於復旦大學的小說課講稿）中，曾經提到小說的定義在於其為作者的一個虛構的心靈世界，然而其材料均

來自我們的真實生活，和《紀實與虛構》的雙關意義互相印證，彷彿是用作品本身來詮釋並實踐了這個想法。

最後再回到王德威身上，這位評論家說王安憶的這本書是「王安憶寫上海，或上海寫王安憶的重要里程」。此話一點不假，細讀此書，會發現王與上海這城市，互相依賴互為支柱，如此相親又難以割捨的複雜情感，其況味也許就還要讀者親身翻閱體會了。



王德威 上圖 當代小說家群

紀實與虛構